远方的山里红

□钟正林

一

“我要摘一朵寄给他，虽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送上。但我一定要把第一朵盛开的山里红送给他——代表灾区人民！”

2016年4月16日天刚亮，林怡站在绵竹鹿堂山千亩玫瑰园，手里捧着采撷的玫瑰枝对母亲陈久艳说，她要用特快把这枝承载着光明和深爱的山里红寄给远在江苏常熟的潘红叔叔，尽管母亲一再纠正她说，这是玫瑰，张嘉慧阿姨说的大马士革玫瑰。但她喜欢说是山里红，并娇嗔地说潘红叔叔也称山里红呢！

潘红是谁？2008年至2010年江苏常熟援建大地震极重灾区绵竹土门镇的指挥长。张嘉慧阿姨呢？她是绵竹的本土作家，来采访江苏援建者结对子帮扶特困户时认识的。

当年，也就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前吧，命运总是与林怡一家过不去，先是哥哥出车祸去了，接着大地震又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房屋倒塌，田园毁损，留下母女俩相依为命。然而，援建者的出现就如一道亮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那是2008年8月，村里来了常熟援建者，当看到被灾难折磨得面容苍老、精神恍惚的陈久艳和目光呆滞的小林怡时，一身阳刚的潘红带头摸出600元钱，同行的援建者也纷纷解囊，6000元钱塞进了陈久艳和林怡的手里。

“谁说没有亲人，党就是你们的亲人，祖国就是你们的亲人。从今天起，我们常熟援建者就是你们的亲人。”潘红说：“房子没有了我们修，学校没有了我们建，田野毁了我们让废墟变桑田。”

母女俩的热泪啪嗒啪嗒流下来。林怡倒塌的家10天后就修起来了，连装修粉刷都是常熟援建者一手打理。搬家时，林怡抱不动院子里的一棵盆景，潘红上来帮忙，问是什么花，这么不愿舍弃？林怡唉地叹了口气说，是山里红，哥哥生前悉心照料的，一个幼儿教师送他的，可惜他们都不在了。潘红陷入了沉思，那位女教师的感人事迹无人不晓。

女教师名叫王海燕，是绵竹金花镇小学的幼儿教师，2008年还未满19岁。灾难来临的那一刻，王海燕正在领着10多个儿童跳天鹅舞，为即将到来的六一节登台表演排练少儿节目。房屋吱嘎，山摇地动。她来不及细想，面对不知所措的天真孩子，她张开双臂以母性的本能，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护住了课桌。她也只能如此，轰然倒塌的教室容不得她多想。课桌下是吓呆了的三个孩子。王海燕用她的生命完成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舞曲的壮美造型，她的青春永远定格为一个音符……当奔赴灾区的解放军官兵冲进教室，撬开砖头瓦砾和预制板，看到一个穿着雪白衣裙的少女用浸血的胸脯紧紧地护佑着课桌下的三个孩子时，他们庄重伫立，向这位幼儿教师行了一个崇高的军礼！

那天，潘红听到这里已泪流满面，后来他问过王海燕的同事，王老师生前最喜欢什么？一位男老师说，喜欢花，最喜欢山里红，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映山红，又叫山丹丹、羊角花，学名叫杜鹃，但我们绵竹人喜欢把山里开红花的都称为山里红。潘红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2009年的5月12日，大地震一周年祭。王海燕的父母发现，王海燕的坟头上多了一束花，那是一束火红的山里红。听人们说，是江苏援建者献上的。

潘红和其他援建者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土门中学和卫生院建成了连联合国卫生组织都点赞的江苏园林建筑和先进防病疾控医院，还登上了著名的《世界建筑》杂志，受到中央电视台和亚洲卫视的报道。援建任务再重，潘红都没有忘记自己和指挥部援建者对于林怡母女的承诺，已进入绵竹南轩中学读高中的林怡无时无刻不受到他们的关怀。2010年12月9日，潘红亲自送来的复习资料和复读机，让英语欠佳的她大有长进，2013年她考上了重庆一所大学。尽管援建指挥部早已解散，但是他们的承诺却在延续。一直到2015年9月，林怡进入大三，还收到了常熟援建者的汇款。这已是他们捐助的第7个年头。这份爱心接力自己该怎样来报答呢？每当自己在书信中表达这份不安时，潘红总是说，你今天能够在大学学习并取得这样好的成绩，就是在用最好的方式报答我们了。

二

站在熹微的晨光中，望着手中这枝青梗支挺着的山里红。林怡和母亲商量，怎样用保鲜的方式送过去呢？母亲为此事犯愁，林怡也咨询过快递公司，鲜花和酒类等都属易碎品，一般的快递公司不接收，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接单，要抽真空，放置冰块，加上保鲜盒子等，整个费用要300来块。这远远超出了母女俩的想象。300块意味着母亲陈久艳在菜田里辛苦的劳作，意味着林怡在大学里10天的生活费。咋办呢？她给张阿姨发了微信，张阿姨说300块不贵，鲜花你准备好，9点钟我们在土门中学会合，快递算我的，其他你别管了。

这怎么好意思呢！林怡想自己不能让张阿姨给钱，她在报纸杂志上写了那么多援建者帮助自己和母亲的文章，还从没有感谢过人家呢！

走在缀满青枝绿叶的乡村路上，这条围绕绵竹沿山生态农业观光园的旅游路也是江苏援建的。当年，在大地震中垮塌的乡村路已经成为废墟，江苏援建者把土门镇等沿山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了规划，并按照欧美的乡村旅游标准不断精心修改，一条美丽的公路在山湾延伸。尊重山湾景点，甚至一棵大皂荚树都原地保护；尊重地域文化，包括一座座庙宇和石碑；尊重自然风貌，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这条美丽的公路就把三箭水、三溪寺、李冰陵、鹿堂雾岚、梅林水库、赵坡茶山、章山古瀑口等人文和自然美景珍珠般串连了起来。这边风景独好，在川西平原灾后重建观光旅游中与汶川水磨沟一起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灾后重建名片。绵竹沿山的土门、广济、金花、九龙、遵道、武都、汉旺，成为了这路上的明珠。

潘叔叔和援建者就是从这条路上坐着大客车离开土门告别灾区的。林怡记得那天是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她在南轩中学上课，不远的体育馆锣鼓喧天。她真想奔出教室去为潘叔叔送行，可是母亲说潘叔叔很忙，市县镇有那么多干部群众都要与他们告别，我们就不去麻烦了。潘叔叔说了，还要来，12月就来。12月的一天当真就来了，是来送公证手续，把援建时用过的两辆客车留给土门镇政府，也同时来看看鹿堂村沿山试种的玫瑰。她当时那个高兴啊！拉着潘叔叔的手就不想松开。

潘叔叔告诉她，你给我讲的王海燕的故事我记住了，她生前喜欢山里红，我们就在沿山的山坡种上漫山遍野的红玫瑰吧！你们绵竹人把红颜色的花都称为山里红，我们也就把远嫁到这里安家落户的大马士红玫瑰叫山里红吧！王海燕地下有知，看着这漫山遍野的山里红陪伴她，也许不再感到孤单。

那年潘红告诉他们，他已经把王海燕的故事和灾区人民，包括林怡一家的故事向上级汇报并通过多种渠道传达给了多地的同行。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玫瑰产业做得很好，很快就打定到这里种植玫瑰的念头。就在潘红说后不久，2009年的春天，北京银谷集团的董事长王文军带领一行人首先在鹿堂村试种了800亩，试种成功后，2010年扩到1500亩，并与绵竹市成功签约，修建宾馆、疗养所，打造鹿堂山温泉度假村。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提炼出口的同时，玫瑰鲜花饼系列当年上市，与云南鲜花饼在全国各大商场“平分春色”。玫瑰谷至今已上万亩，号称“中国玫瑰谷”，由鹿堂村辐射到广济、遵道等乡镇。而当地人还是喜欢叫山里红。

潘叔叔说，玫瑰花的颜色与山里红虽不是很像。但是，春天盛开的花红了漫山遍野、沟沟坎坎，就是又好看又实在的山里红啊！好看是花盛开的那个壮观；实在是它既能提炼精油，酿造鲜花饼，还能供人们旅游观光。这是江苏援建者献给跳天鹅舞的少女王海燕的礼物，也是为灾区人民谋福祉的长远实招。对于这些花，林怡不愿叫它玫瑰花，也像潘红一样叫山里红。

援建工程已结束了6年，但大爱无疆的心灵援建、与震区人民并肩奔小康的援建却永远没有结束，或许才刚刚开始。6年来，以潘红为首的早已解散的常熟援建指挥部成员们每年的5月会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带着常熟的党政、金融、企业、慈善机构的人们，带着江苏人民的爱心奔赴土门镇，走村串户，慰问包括陈久艳、林怡在内的30多户贫困户，仅2015年5月就发放了20余万元现金和物资。而当地的作家张嘉慧、李炬、高洪珠等每年都会与林怡一家一起迎接远方的客人，与潘红等援建者畅谈结对子的地震遗孤、伤残、单亲家庭又有谁喜结了良缘，哪个遗孤又考上了新的院校，以及灾区的新变化。

村民们喜不自禁，热泪盈眶：“潘书记，你们又回来了。”“年年都记挂着我们这些穷亲戚，你们是我们永远的山里红啊！”

而潘红却说：“应该的，亲戚不走不亲。我们来看看灾区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第二故乡。心里踏实！”“我们甘愿做一朵山里红，永远为灾区人民谋福祉。”

三

自从到南轩中学读高中，林怡回家的次数就少了。2013年考入重庆的大学，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可是她身在四季美如画的大学校园还是觉得土门好，家乡好。是什么牵住了她？每当走在常熟援建的土门中学，走进前院后楼中间是荷花池的琴川园，她的心就不乱了，安稳了。是这些建筑，这方新生的乡土——新生的母校情牵着自己呢！

土门中学是川西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的典范，亭、轩、桥、榭错落有致，小桥流水，花木石各俱风韵。一走进去，就明显地感觉到建筑格局烘托出的安静、亲近。“琴川园”三个字，是拓清朝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手迹；月形的文昌桥是从常熟运来的，旁边水草碧绿，好看极了。这水草是常熟人从龙门山里移栽过来的，他们说：“这草跟石头接合在一起，石头就会显得柔和一些，不会那么生硬。”听到这样的说法，林怡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位援建者在林怡上高中时跟她开玩笑，你以后大学毕业到江苏工作哈！嫁到江苏来，我们经常来看你。林怡的脸一下红了，红得像鹿堂山脚下绽开的山里红。

往校门上走时，张阿姨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与潘书记联系上了。潘书记说，信息社会，用不着快递，拍下鹿堂山盛开的第一朵玫瑰——不，山里红，发个微信给他就行了，发过来就行了。还说林怡的信连同去年寄的鲜花饼他都收到了，工作很忙，没有及时回。下个月他与6年前的常熟援建者将如约再次来土门，来看看援建的学校、卫生院、寺庙和地震中的孤儿、单亲、伤残乡亲，再走一走具有欧美田园风情的鹿堂山公路，到时就可以与林怡母女再次相见了。说不到一个月时间了，很快的，千万不要快递了。到时一起去观赏漫山的山里红。

林怡心里又喜又愁。喜的是很快就要与常熟亲人相见了，这是自己只顾着表达心意而没有想到的；愁的是自己在大学里费思量想出的心意表达不怎么合对方心意。看嘛！花都采摘下来了，还托母亲找了村主任，村主任又找了玫瑰谷的管理人员才同意她去缀满花骨朵的枝头选，等了两天早晨。川西山区春天来得迟，玫瑰花——不，山里红比南方开得迟。今天早晨终于在朝阳的一棵花枝上发现了羞涩的一点点红，如锦鲤鱼唇般红了一点点。园工说，姑娘你运气好啊！如果是快递到常熟，就不能等到开放，起了一点点骨朵是最好的，过几天到达，那边气温高，它就会很快开了。为了稳妥，园工连同花梗花叶的一棵花枝都用小刀切下来，说这样既不会损伤，又保管送到后花开，因为那朵唇红的花梗上，还有几颗星星般的小骨朵。可是，现在不能寄了，潘叔叔说不寄就肯定不能寄了，潘叔叔的话都是对的。她笑了一下，赶紧给张阿姨打电话，说张阿姨你就别过来了，我听潘叔叔的，花我已经采到了，我要把它保存好，照片我马上发微信。

林怡回到家，就叫母亲赶快给她准备剪刀、布条和鲜泥土。她去房后把哥哥珍爱的那盆山里红端详了又端详。枝桠嫩绿，湿润，用小刀一划，树液溢出。她要用在大学里植物老师教给的盆景嫁接法，把这棵玫瑰枝上结骨朵的花梗分别切下，嫁接到山里红的枝梗上。到下月，即使达不到预期中的效果，它也不会枯萎，反而会吮吸着树液重生，变得鲜活而丰盈。到时，她就会手捧不止一朵真正的山里红献给潘叔叔和常熟援建者了。这样想着，她的眼前就仿佛跃动着红绸般光洁的火，还有那一位用青春和生命跳着天鹅舞的天使般的少女。

2016：中国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项工程

山里的精灵

□王杏芬

太阳45度角照射这片林地时，打破静谧的是饲养员抛撒花生的声音。花生落在哪儿，金丝猴便奔到哪儿。金丝猴们的声音尖细、柔嫩，像清脆的黄鹂鸟，明媚了整座山林。

几个月模样的小猴，在母亲怀里撒欢。猴妈妈安静地望着它，放纵它的调皮。小猴盯着旁边的杉树，冷不防就从母亲怀里蹦到了刚够上手的一棵幼杈，开始了杂技演员般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腾挪、晃荡，把绿色的树叶弄得“噼啪”作响，把空气搅得如水般充满流动的活力。它那长长的黑灰色尾巴，就像仙人手中的拂尘一样，疾如闪电扫过树干，扫过母猴的脸颊，又扫过森林中特有的秋天的暗香。猴妈妈不动声色地坐着。她没有“微笑”这一人类特有的表情。但它看不见的内心，应该荡漾开了幸福的涟漪。

落叶斑驳处，是阳光的炫目和灿烂。

这是金丝猴们的家——海拔2150米的神农架大龙潭研究基地。

为避免把细菌带入猴区，在金丝猴科普馆，我们被要求换上已彻底消毒、与丛林同色的迷彩服装。给我们讲解的廖师傅，约莫60岁左右。身穿旧夹克，头发花白。一眼望去，与田间荷锄而归的老农无异。

他是神农架旅游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我误认他是饲养员，一是他对金丝猴种群、习俗了如指掌，二是展示墙照片群里的一张旧照。旧照上的他比现在年轻，怀里抱着一只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小金丝猴，老廖正端着一个奶瓶在喂它。青年老廖眉头锁着焦虑和心疼，眼里的光芒让人想到“慈父”两个字。

老廖的讲述，让我们知道了金丝猴是与熊猫齐名的国宝，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灵长类动物。1985年，神农架自然保护区通过调查发现它们的数量是501只，2005年第二次普查时，数量增至1282只。“马上要开始第三次普查了，”老廖的神情明显乐观，“数量肯定是上升的。”

我明白他的欢欣。神农架地区不产金丝猴，这是最初被中美科考队下的定论。科考队里有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的教授，叫刘民壮，他坚信神农架存在金丝猴，因为他在大山深处的老乡家亲眼见过一张金丝猴皮。刘教授的坚持和不放弃的寻找，唤来了更多有志于探索真相的同道中人。

地球北纬30度左右，被史学家、地理学家奉为“神奇的纬度”。这一纬度附近，存在着世界上90%的古文明发源地、70%的古建筑遗迹以及许多奇妙神秘、无法用科学做出解释的自然现象。占地面积3253平方公里的神农架林区，正处在这一神奇的地理位置。林木森森，遮天蔽日；流泉飞瀑，宛若仙境。原始的生态环境使这里享有“动植物避难所”的美誉。但是，处于生物链中的金丝猴明显偏弱，由于寒冷、饥饿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被迫退至海拔1600米以上高山的金丝猴几近灭绝。

与金丝猴的周旋并非想象中有趣。老廖告诉我们，金丝猴们善于爬树、攀援。每次在野外，科考队员们都得背上帐篷和粮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金丝猴们孩子般灵活和淘气，它们引领着他们，越过一座座山岭，蹚过一趟趟山溪；在箭竹丛中穿梭，在杜鹃林里出没。眼看近在咫尺，却又倏忽不见踪影。抬头瞧一眼树梢的夕阳，却又意外发现前方的悬崖顶上，金丝猴们早已聚在一起，朝他们抓耳挠腮“吱吱”叫唤。科考队员们只好苦笑着就地扎营。被猴精灵屡屡戏弄的他们，几乎每天要爬几十公里山路，每两天要穿坏一双鞋子。

即便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并不惜冒着失去生命的风险。2005年5月2日傍晚，常年在神农架做向导的杨敬文，在一条5米多深的山崖下发现一名中年女子，浑身是血，腿、胳膊都已摔断。背着女子的老杨从荆棘丛生的海拔2400米高山下到1700米左右时，时间已过去将近8个小时，壮实的老杨也差点虚脱。

被老杨捡回一条命的女子叫严康慧。1994年，严康慧还在德国。在德国美丽的洛伊特大学攻读社会学将近4年。如果人生轨道直行，等待她的将是越来越优渥的经济条件和越来越优越的社会地位。

同一时期，北京大学“金丝猴生态习性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任仁眉却处于焦虑和担忧之中。这位年过半百、进驻神农架野外已两年的女学者即将退休，她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无人愿意到这偏远的深山老林来，她将眼睁睁看着自己付出了心血的神农架金丝猴科考项目令人遗憾地就此中断。

任仁眉正是严康慧的老师。老师的召唤和对野外科考的热爱，改变了严康慧的生活轨迹。

严康慧随即中断学业，舍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义无反顾踏上了回国的归程。当她迈入神农架林区的那一瞬间，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一次与金丝猴终身相守的开端。

10多年的跟踪考察，让严康慧成了金丝猴们值得信赖的朋友。由原来的躲避到后来的近距离打量，可爱的动物精灵们的态度改变，让她内心无比欣慰。而2005年的那次受伤不过是她野外科考诸多意外中的一次。这些年来，在追寻、跟踪金丝猴群的过程中遭遇野猪、黑熊等凶猛动物的袭击以及险象环生的森林迷路，到底有多少次，她自己也记不清了。

在神农架莽莽大山，还有许多像严康慧一样默默无闻、忍受孤独寂寞、孜孜以求寻找科学真相的人。曾当过大龙潭野考站站长的胡振林，最初就是不为亲人、朋友所理解，独自深入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考察金丝猴。有一次老胡从狼嘴里救下一只猴王，细心帮它清理、包扎伤口时，金丝猴们都感动得围坐一堆，默默流泪。最熟悉时，金丝猴们会坐到他的腿上嬉闹。老胡弹秦琴时，秦琴声连绵多久，猴群就会守多久。弹完了，猴们还恋恋不舍，不忍离去……

一年之后，老胡的妻子进山，衣衫褴褛的老胡，望着久别重逢的妻子，半天讲不出一句话。长期的离群索居，无人交流，老胡已经生疏了人类的语言。

金丝猴——这些自然的精灵，能得以良性存续和繁衍，离不开刘民壮、任仁眉、严康慧和胡振林等大批民间或非民间科考者不为人知的奉献，他们未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山精灵。

金丝猴让人喜爱，不仅因为它的珍稀。这群树上的部落，有着无比动人的容颜。深褐色的眼睛，大而明亮。眼神纯净清澈，宛若孩童。蓝色的脸面，丰唇外凸，性感迷人。成年雄猴金发飘飘，灿烂如同身披阿波罗的战衣。雌猴们像极了深宅大院走出的传统女子，温婉守坐在雄猴旁边，眼睛却须臾不离在树上游戏的小猴，隔不多久便要将小猴揽回自己怀抱。

猴妈妈的舔犊之情一点不亚于人类的母亲。在之前的神农架，还存在着乱捕滥猎的违法行为。曾经有一只带着幼仔的雌性金丝猴，被穷追不舍的猎人逼到一棵树上。绝望的猴妈妈在黑洞洞的枪口前喂完孩子最后一口奶，再将小猴稳稳放置于树杈，然后把自己的奶水悉数挤于小猴旁边的树叶上。做完这些，它朝猎人指指自己的孩子，使劲摇晃爪子，又把爪子收回来，直指自己胸口，以此示意猎人要杀就杀自己，不要伤害小猴。无声的哀求，悲恸而又震撼人心。猎人在如山的母爱前，垂下了猎枪，流下了眼泪……

大龙潭金丝猴研究基地成立于2005年，部分金丝猴已在此被庇护，部分仍在深山老林自生自灭。野外的金丝猴们尚不能明白向它们伸过去的橄榄枝，绿色中满含着人类的友好和善意。

理解需要时间。人类和兽类的沟通，都蕴藉着许多看不见的密码，但并非完全不可破解。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的产物，爱是沟通和融洽相处的最好媒介。